

“好大的雪!”5月30日清晨,我推开房门一看,屋顶、群山全是白茫茫的一片。踏雪寻边,风景错那独好。可这里天天都是风横雪舞,让人早已没了拍照发朋友圈的兴致。

错那,像一颗明珠镶嵌在藏南雪域,藏语意为湖的前面,这里有众多美丽的湖泊,更有连绵不绝的雪山。伴随印度洋暖湿气流和冈底斯山寒流的亲密接触,五月的错那,雪下得那么认真,银装素裹分外妖娆,却似乎并不得人们欢心。“一年只下一场雪,一下就是7个月。”错那人都这么说。

多少人曾爱慕雪的魅力,却少有人感受过它的威力。

5月22日,我刚来到西藏山南军分区某边防团野外驻训场,见机步营教导员雷青松睡眠惺忪,一脸疲惫。听我询问,他

错那的雪

□李国涛



雷青松带领官兵和暴风雪“激战”一夜。零点时分,雨夹雪再加上冰雹,拍打得帐篷“啪啪”作响,雷青松辗转反侧。和往年一样,野外驻训地天天雨夹雪已成常态,但经验告诉他这一夜的雨雪似乎有些反常,像发了疯一样。凌晨2点,他起身掀开帐篷门,鹅毛大雪铺天盖地。“不好,这样下去帐篷会有压塌的危险。”于是,他赶紧召集各连干部骨干,“注意观察,睡觉都必须睁一只眼睛”。

约2小时后,雷青松担心的事还是发生了。积雪扎进伪装网压塌餐厅帐篷,大家迅即进入“战斗”状

态。一束束手电光穿透夜幕,铲雪、转移物资,官兵们争分夺秒,却不敌暴风雪的无情袭击,紧接着炊事帐篷也不堪重负倒塌了。破晓时分,看着趴窝的10多顶帐篷,雷青松只能无奈地叹息。“还好,官兵都安全无事。”

在海拔4000多米的错那,不仅有朴实的藏族百姓世代放牧耕作,还有一群最可爱的人驻扎坚守。“在这里,四季如冬。”官兵这样形容错那的气候,乐观中透着无奈。内地天气炎热的五月,错那官兵以“棉袄+大衣”抵御风雪严寒已不是新闻。这个季节耳朵冻疮,我还是第一次听说,副连长王彬叫来上等兵周强,让我长了见识。取下防寒面罩,周强的耳垂因冻疮导致的溃烂格外惹眼。“我是易长冻疮体质,涂抹高原护肤霜后好多了。”周强一番解释,却难以“开脱”风雪的无情。

风不带刀也锋利,雪不狂舞也奇寒。风刮错那,复合维生素、高原护肤霜、防寒面罩成了官兵的必备物资,即使全副武装,仍然难敌“寒将军”。

大雪初歇,又见老熟人、团通信股长舒彬。他正忙着整理物资,准备前往无名湖哨所检修通信线路。他脱帽抖雪的一刹那,我心里不由得咯噔一下,稀疏的头发活像收割机在麦田划出的不规则轨迹。寒暄几句后,话题聚集头发。“你头发怎么掉得这么厉害?”我试探性地提问,他却直言不讳:“头发少,烦恼就少。”说完,呵呵一笑,露出两排洁白的牙齿。

错那的雪,像一把无情刻刀,改变着戍边人的模样,脱发、指甲凹陷、皮肤皲裂……晋升股长之前,舒彬被誉为“石头连长”。外表刚毅,干练坚韧……2019年11月,巡逻小分队按计划出征B山口,出发前夕,舒彬突然感到左膝疼痛无比,就在半年前休假期间,他被确诊为左膝关节内侧半月板后角损伤和右股骨剥脱性软骨炎,一直未彻底痊愈,可他仍然带领官兵战斗雪圆圆满完成巡逻任务。在连队官兵眼中,舒彬就是笑傲雪域的戍边石。

在训练场旁边,我看到十几根树干凌寒而立,格外突兀。剥开雪被,又有4棵树已变成枯木,士官侯斌脸上写满失落。自从5月初种下“希望”后,他几乎每天都要去看望照料,结果仍难抵风雪的摧残。“最开始还有几片树叶,现在啥都没了!”

在错那,官兵们可以合力抗击风雪,却没法种活一棵树。由于风雪侵袭,树总是春天栽、夏天绿、秋天枯、冬天死,来年重复同样的过程,又是同样的结局。曾有团领导“悬赏”:谁要是在错那种活一棵树,就立三等功一次。

立功受奖倒是其次,一茬又一茬的错那官兵做梦都想在这片不毛之地播种绿洲,建造一座天然氧吧,让大家少受高寒缺氧之苦。那年,一名军嫂到错那探亲,因为肺水肿引发脑水肿,不幸离世。“愿悲剧不再发生!”大家的明确。

土不肥,官兵们便从低海拔的地方搬来沃土,休假归队带回化肥。气温低,大家使用塑料薄膜为树苗搭建温室,用取暖器为温室加热。还有官兵脑洞大开,用21金维他调成营养液浇灌树苗。2016年,在官兵们的百般呵护下,团机关办公楼前两棵小树悄然成长,眼看胜利在望,一场大雪不期而至,压塌温室,折断树干,前功尽弃。这些年,播绿行动仍在继续,只是风雪肆虐,谁也无可奈何。

“这树的根系不发达,难以抵挡风雪。”一位植树造林专家一语道破植树难的根源,但是看见风雪中傲然挺立的官兵,他不禁竖起大拇指:“这里官兵的根扎得深!”

大家V微语

时间

□席慕容

●一锅米饭,放到第二天,水气就会干一些,放到第三天,味道恐怕就有问题了。第四天,我们几乎可以发现,它已经变坏了。再放下去,眼看就要发霉了。是什么原因,使那锅米饭变瘦变坏?是时间。

●可是,在浙江绍兴,年轻的父母生下女儿,他们就会在地窖里,埋下一坛坛米做的酒。十七八年后,女儿长大了,这些酒就成了女儿婚礼上的佳酿。它有一个美丽惹人遐思的名字,叫女儿红。是什么使那些平凡的米,变成芬芳甘醇的酒?也是时间。

●到底,时间是善良还是邪恶的魔术师呢?都不是,时间只是一种简单的乘法,把原来的数值倍增而已。开始变坏的米,每一天都在不断地变得更腐臭。而开始变醇的美酒,每一分钟,都在继续增加芬芳。

●同样是煮熟的米,坏饭与美酒的差别在哪里呢?就在那一点点酒曲。

●同样是父母所生的,谁堕落如禽兽,而谁又能提升成完美的人呢?是内心深处,紧紧环抱不放的,求真求善求美的渴望。

●时间怎样对待你我呢?这就要看我们自己是以什么样的态度来期许我们自己了。

他山,不难理解,指的是别处的山,又引申泛指山石。“潮来无别浦,水落见他山。”他山见潮落,隐匿于天际,若是要辨别这山的奇妙,说道山的优劣,难免要作一番比较。于是己山、他山,眼前的山、远方的山,熟悉的山、陌生的山,就常需两两比较,心中总会钟情于一山,而这山往往是故土之山,居所之山,祖国之山,由此感慨“他山总不如”。

苏轼《儋耳山》:“突兀隘空虚,他山总不如。君看道傍石,尽是补天余。”这首诗的意思并不复杂,大概就是说,迎面而来,一山突兀,摩天凌霄,与周边碌碌无奇相比,显得卓尔不群。画龙点睛之笔乃是“他山总不如”,非常契合苏轼当时之心情和窘态。苏轼咏儋耳山,实则借典喻忧愤。宋绍圣四年(1097年),苏轼渡海到琼,赴贬谪地儋州,受当时航运条件所限,渡海宛如经历一场劫难,苏轼过海时劫后余生,惊魂未定,故而一路感慨,先有“千山动鳞甲,万谷酣笙钟”之句,后遇儋耳山,触景生情,不由自主吟出“他山总不如”。

他山总不如,果真如此吗?其实,苏轼激情题咏的儋耳山,虽说是儋州当地的最高山,但并不是游历海南时遇到的最高山。苏轼滴琼三年,游历甚广,创作甚丰,

文史杂谈

他山总不如

□佚名



单是诗词就有140多首,记述了海南当地不少的大山,如五指山、黎黎山等众山,遇见的儋耳山景色也并不是最奇秀,或是先人为主,抑或寄情于此,初到此地,苏轼既不识山名,也无人指点一二,遂令眼前之山“儋耳山”,加之连日奔波,偶遇奇景,

一时兴起提笔写诗,以此表达怀才不遇和理想不能得以施展的愤懑、痛苦和烦恼,但也不乏旷达乐观的感情。

儋耳山,先前并不知名的山,因苏轼的到来和题写的诗文,从此成了当地的一座名山。冥冥中有了苏轼的一个偶尔吟唱,“山不在高,有仙则名”,千百年来因世人喜爱苏轼,于是记住了儋州,记住了儋耳山,这座并不算高的山,亦有了“他山总不如”的骄傲资本,就像江南三大名楼,必有一篇传世佳作交相辉映一样。儋耳山亦是如此,近千年来这座山岭既辉映于史册,也亮丽在人间,儋耳山隐匿于世间千百年,一直在等待一位故人的到来,是机缘巧合更像命中注定。

苏轼的“他山总不如”非常平实,或许与苏轼一生颠沛流离的生活有关,没有像盛唐青年诗人一样,生出一股豪壮之气,唱出“会当凌绝顶,一览众山小”那般的豪迈。苏轼此时断然吟唱不出,因为他有的只是“往日崎岖还记否,路长人困蹇驴嘶”,人在旅途中的困顿一次次上演,苏轼的被弃置感是一而再再而三相随。苏轼滴琼时,已六十有二,在那个年代已然进入了英雄迟暮之年,自是生不出“他山之石,可以攻玉”的感慨,有的只是“他山总不如”的不舍和眷恋。

那些年那些事儿

我的村小

□许锋

我上小学的时候,是1978年,那是一所村小。真小,没几个班,教室是土坯房子。课桌者,一块长条木板也,下面支着四根木棍。椅子者,乃土坯垒叠而已,本色的土,水泥块,没有烧制,也没有油漆,一人坐两块,高度正好。夏天坐,清凉得很。冬天再坐,凉气扶摇直上。土坯长年累月被我们坐着,凹成小半碗月亮形状,却越发瓷实、牢固。

那个村子和附近的村子就这一所小学。冬天里,散居各地的孩子们穿得像小熊,背着书包,向学校的方向走。遇上大雪漫天飞舞的天气,寒风刺骨,无孔不入。雪雾初晴时,“小熊们”踏雪而歌,调皮地追逐,树尖的雪花洋洋洒洒,落在脸上,嘴里,瞬间融化。

裹挟一身风雪,孩子们进了教室。学生不少,教室里坐得满满当当,一眼望去,都是黑乎乎的小脑袋瓜。随着孩子们翻阅书本,随着老师脚步的移动,随着读书声,尘埃间或浮动,在头顶,在鼻翼,在指间,在字里行间,像是贪婪的书虫,吮吸书本弥散,流淌的墨香。

在那间土得掉渣的教室里,老师教会我们认字,教会我们汉语拼音。偶尔,我也走神,也发呆。窗外飞过一只小鸟,瞬间能转移我的注意力。这时,老师会走到我的身边,笑咪咪地看着我。我的脸一下子发烫,我本来就是黑脸蛋,那会

儿肯定黑里透红,难看得要命。

在老师的教育下,我们知道了花鸟虫鱼正儿八经的名字,知道了“谁知盘中餐,粒粒皆辛苦”。

后来,我也当了老师。我教的是大学生。每次走进阶梯教室,我都会拾级而上。拾级而上的时候,我就想起我的村小。想起村小,我就会忆苦思甜。有的学生很惊讶,从他们看我的眼神,我知道,他们当我是“天外来客”。他们坐的是木椅子,夏天不热,冬天不凉。木书桌,一字排开,夸张一点说,光可鉴人。窗外,阳光明媚,鸟语花香。南方夏日长,三四月,天稍热,开风扇。五六月,大热天,开空调。即便到了秋末冬初,北方已经飞雪,南方依旧艳阳高照,一进教室,同学们嚷嚷嚷,马上去开风扇。风搅动空气,草木扶疏的窗外,草香、花香盈盈袅袅而来,满教室里游戏。

生活,真美。

课堂上,我看到了当年的我。有个学生爱玩游戏,玩得很投入。我悄悄走向他的时候,他本来是不知道的。他旁边坐着的男生用胳膊肘杵了他一下,他迅速抬起头,把手机塞进抽屉,动作连贯,几近完美。他想若无其事地看着我,但眼神是慌乱的。我和当年村小的老师一样,笑咪咪地看着他,他的目光有点躲闪,接着,嘴角一咧,羞涩地笑了,脸也红

了。

游戏的开发者绞尽脑汁地设计了一道道关卡,闯关并不容易,中途退出,等于前功尽弃。我不管他玩得容易不容易,兴奋不兴奋,成功不成功,只是笑咪咪地望着他,挑一挑眉头。他知道我的意思,有些惋惜和不舍,但只能忍痛割爱——拿出手机,关了屏幕。

这个时候,我会再次插播自己的童年片段。我讲村小的一桌一椅,桌是没有刨光的桌,椅是土块垒成的椅……大部分学生并不厌烦,能听得进去。

我知道,当一个人还能意识到错误,还会羞愧,两腮还能浮起红晕,他的内心还是非常善良和单纯的,只是贪玩。我们小时候玩的是滚铁环、踢毽子、打陀螺……现在的学生从小玩的是电脑、手机……身为老师,要担当他们的引路人。

课堂里,桌子变了,椅子变了,师生间的温暖故事,却如一缕阳光,循环往复,亘古不变。

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

总值班:杨军
 一版编辑:吴天奇
 一版美编:任兰君
 图编:王泰舒

零售
 专供报

